

下

才女紫百合惊艳古装文梅开二度，九界原创网古代言情榜首篇，
《兰陵相思赋》文功之美，堪与名篇《画皮》。千年美狐与南梁太子，共同演绎一曲爱恨情长。



朝華出版社

兰陵相思赋

紫百合◎著

兰陵

相思赋

紫百合〇著

下

朝華出版社

紫百合

80后非新新人类，一个经常穿梭于谈判桌和机场的白领，一个温柔细腻的江城女子，一个文字古色古香的诗样女人。她享受着这样多变的身份，喜欢在工作之余带上摄影机，挂上背包驴行天下。追求品位，讲究格调，向往行云流水、于山水之间自娱自乐的生活，也偶尔喜欢带点惊喜与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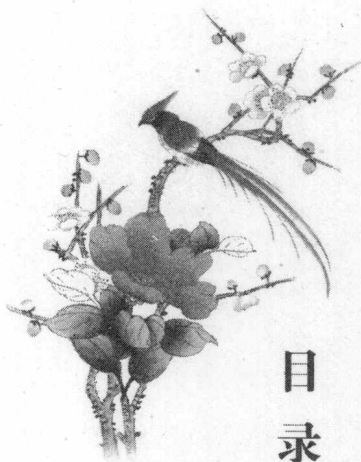
武大的MBA现在正自营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

出版有：《花落燕云梦1 2 3》



兰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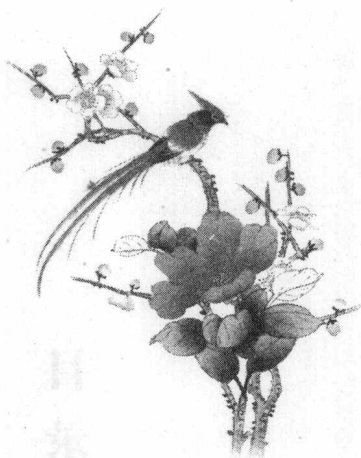
相思



目录

东风舞

第一章 独舞纷如雪	3
第二章 绿野映桑枝	12
第三章 兰泽多芳草	19
第四章 碧竹荫清池	26
第五章 月落林余影	34
第六章 雷声芳树长	41
第七章 落叶纷可扫	48
第八章 红豆始相思	55
第九章 春愁春自结	61
第十章 雨露何时及	67
第十一章 采莲于江渚	75
第十二章 新雾起朝阳	81
第十三章 燕语西湖水	87
第十四章 情盟戏鲤时	93
第十五章 行止风云起	100
第十六章 羽帐郁金床	107
第十七章 嘉木空繁稠	114
第十八章 丹藤绕垂干	122
第十九章 初霜陨细叶	129
第二十章 秋风驱乱蛩	135



三 楼

相思

西风乱

第一章 知君当此夕	145
第二章 奇树出禅林	152
第三章 渚宫杨柳暗	158
第四章 寒阁露华浓	165
第五章 飞絮随风散	172
第六章 落霞寂钟梵	178
第七章 幽衢发空曲	185
第八章 芳杜绵所思	191
第九章 落剑唯戎首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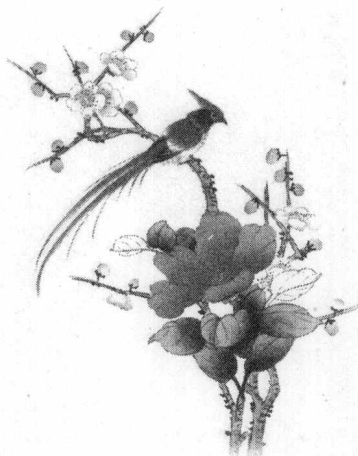
第十章 聚骑破千重	204
第十一章 凝魂空存梦	210
第十二章 云叶遥卷舒	217
第十三章 暗谷疑风雨	224
第十四章 秋草接芳菲	231
第十五章 月满千岩静	237
第十六章 春梦失阳关	244
第十七章 霏霏庆云动	251
第十八章 帐殿临郊垂	257

三
后
相思



南风烈

- | | | |
|------|-------|-----|
| 第一章 | 良辰花如霰 | 267 |
| 第二章 | 烟含苑树深 | 273 |
| 第三章 | 风来幔影转 | 279 |
| 第四章 | 霜流树条湿 | 285 |
| 第五章 | 明月澄清景 | 292 |
| 第六章 | 白露欲沾衣 | 298 |
| 第七章 | 停琴伫凉月 | 304 |
| 第八章 | 灭烛听归鸿 | 311 |
| 第九章 | 山寒微有雪 | 317 |
| 第十章 | 石路本无尘 | 323 |
| 第十一章 | 玉树琉璃水 | 329 |
| 第十二章 | 烟生楼半藏 | 336 |
| 第十三章 | 疏梦不复远 | 342 |
| 第十四章 | 花残惜晚晖 | 349 |
| 第十五章 | 云垂多作雨 | 355 |
| 第十六章 | 法鼓乱严更 | 361 |
| 第十七章 | 神心鉴无相 | 368 |
| 第十八章 | 帷宫拂帝梦 | 374 |
| 第十九章 | 焚寒成烈火 | 380 |
| 第二十章 | 飒沓舞回风 | 387 |



兰夜

相思赋

北风殇

第一章 燕飞云杳杳	395
第二章 木落浦萧萧	402
第三章 春兰本无绝	408
第四章 从风香拂衣	415
第五章 云开凤影落	422
第六章 花慢雨声迟	428
第七章 纤条寄乔木	435
第八章 弱影掣风斜	441
第九章 胡服何葳蕤	448

第十章 长袖入华茵	454
第十一章 归云送春和	460
第十二章 繁星丽霄汉	466
第十三章 山露浸衣润	473
第十四章 江风卷簾凉	479
第十五章 杂花飞烂漫	486
第十六章 蝶舞意徘徊	491
第十七章 牙弦千古绝	496
第十八章 珠泪万行新	502

卷三 南风烈





第一章

良辰花如霰



十月初八，是我与萧统的婚礼之期。

萧统携我同返京城后，不动声色地迅速暗中筹备好了婚礼的一切事宜。谢眺与谢夫人逢此喜事，无不尽心备办。纳采、问名、纳征等繁文缛节皆依礼而行，早将诸事安排打点妥当。

黄昏渐近，府门外隐约传来鞭炮和清灵悠扬的鼓乐之音。

我身上的大袖婚礼吉服皆系层层叠叠的洁白轻薄纱罗所制，宽大的袖口和裙边上绣着各色丝线织就的火凤凰，胸前淡紫色丝带系结成纓，腰间锦带上饰以郁金香所制香囊。

侍女们替我精心梳妆整饰，将乌发挽成高髻，两鬓各斜插一支三凤吐珠钗，遮上一幅白底刺绣粉红色龙凤呈祥图案的绸帕，叮嘱我静候太子入府邸迎亲。

我见她们走开，忍不住走到月洞窗下，伸手推开轩窗向外张望。

今夜，谢府后花园带着一种朦胧而神秘的美丽感觉，漫天星斗衬托着满园芳菲，十月的山茶花、月季花、秋菊盛开得如火如荼。院墙上、亭台楼阁间悬挂着数十盏“囍”字长灯，随着晚风轻轻摇曳，如梦似幻，让我无限沉醉。

今夜之后，我将成为我最爱的萧郎的妻子。

“谢妃”也好、“陶妃”也好，不过都是人间的虚名。我所开心的是，我终于能够似所有人间女子一般唤他一声“夫君”。

几名侍女面带喜色匆匆奔入，说道：“小姐大喜了！太子殿下已亲至府门前，老爷夫人请小姐速作准备！”



我脑海中闪现出萧统一袭白衣飘逸潇洒的优美风姿，亦喜形于色道：“真的吗？他来了吗？”

小璃儿掩嘴轻笑道：“小姐似乎恨不得即刻就嫁过去……殿下下来了，在前厅等候，老爷和其他诸位大人似乎在催促太子殿下赋什么‘催妆诗’呢！”

我觉得无比新鲜好玩，问道：“催妆诗？他赋诗了吗？”

小璃儿点头道：“殿下赋了一首，不知什么帐什么车，奴婢可听不大明白！”

旁边一名侍女“扑哧”笑出声道：“小姐不要听小璃儿胡诌，奴婢听见了。殿下诗赋是‘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看来殿下亦是迫不及待想早些迎娶小姐回东宫……”

我丝毫不觉得忸怩羞涩，微笑不敢看着她们。

随后，谢夫人及府中几名侍妾蜂拥而至，自然又有一番寒暄贺词。礼乐声再起时，我头遮喜帕，任由两名侍女搀扶着我的手，沿着红色锦毡铺就的通道小心翼翼地走出绣阁。

耳畔鼓乐鞭炮声齐鸣，我低头踩着花轿的轿楹，侧身登轿坐好，借着轿帘放下的间隙掀起喜帕一角偷偷向外窥视。

萧统坐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着的婚礼服与我的本是一套，亦是白色^①纱罗所制，袖口刺绣着金色龙纹。他面容虽然沉静，却掩藏不住眸中的喜悦之情，眸光轻轻追随着我的身影。我想起谢夫人叮嘱夫妻礼成前不可四目相对，赶紧低垂下头放下轿帘。

他见我进轿坐好，随即说道：“启驾回宫。”

早有小内侍高声喝道：“太子殿下迎亲礼成！启驾回宫！”

花轿一路进入皇宫内，我尽力保持安静镇定，乖乖坐在轿中。一路似乎经过了很多宫门殿阁，不停听见有宫人向萧统叩拜贺喜之声。

直至轿帘被人掀起，我才听见一名和蔼的女子声音道：“奴婢恭请娘娘下轿。请娘娘执好同心结。”

她将一朵红色绸缎所制的大花交到我手中。我感觉缎带轻轻颤动了一下，料想是萧统亲手执另一端，急忙将它紧紧攥在手心，与他一起进入礼堂，再行三拜天地之

注：据《东宫旧事》记：“太子纳妃，有白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纓。”萧统纳妃着白色婚礼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无为本，反璞归真、追求清新淡雅”，崇尚白色。





礼仪。

礼成后，众人簇拥着我们一起进入洞房。那喜娘恭敬地说道：“大礼已成，奴婢恭贺太子殿下与谢妃娘娘合卺之喜，愿娘娘福泽绵远，早生贵子！奴婢告退了。”

他们纷纷散去后，我听见殿门轻轻合拢之声，早已按捺不住欲将喜帕揭下。却见一个白色身影疾奔而至我面前，伸手按住喜帕，低声温柔说道：“让我来。”

夜明珠与红烛的光亮将殿内照彻分明，我尚且来不及打量自己未来的新家，就已投身扑入他怀中，唤道：“萧郎！夫君！”

萧统舒展双臂将我拥在胸前，亲吻我的额发，说道：“紫儿，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夫君一定疼你爱你，我们日后还会有……”

他说至此处，眸光温柔地注视我，却不肯再说。

我懵懵懂懂，问道：“我们日后会有什么？”

他伸手解开我衣带上的纓结，端端正正置于床榻前的矮几上，才道：“‘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今晚是我们的大婚之夜，我们尚未喝过合卺酒，先陪我将这杯酒喝了，好吗？”

我点点头，见矮几上搁置着同心花果、杯盏之类，却只有一个小酒杯，故意问道：“只有一个酒杯，怎么喝呢？”

他俊容微露笑意，举起酒杯，向我说道：“你先喝一小口，剩下的我来喝。”

我心生一计，摇头道：“不好，既然是交杯酒，不能有先后，我们要一起喝才对。”

他怔了一下，虽略有诧异，依然温和地说道：“那紫儿说吧，你要怎么喝，我都陪你。”

我凑近他耳畔，娇声呢喃了一句。

他似乎有些尴尬，却并未反对。我嫣然巧笑着将那杯酒递送到他唇畔，待他脸红心跳与我喝完合卺酒时，我不由自主发出一阵阵愉悦的笑声。

他面颊红晕微褪，轻声叮嘱道：“小声些，可别太闹了，这里不比别苑里……过几日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随你怎么玩都不要紧……”

我缩进他怀中，伸手抚摸着 he 胸口肌肤，戏言道：“难道萧郎担心有人在殿外偷听吗？”

他正欲低头亲吻我的颈项，却听见殿门外传来一阵嘈杂慌乱的人声，笑意顿敛，站起身向外问道：“外面发生了何事？”





我心知有异，急忙跟着站起。

一名小内侍神色慌张地闯进殿内，带着惶恐之色道：“启禀太子殿下，大事不好了！凝香宫苗昭仪突然暴病薨逝，皇上哀痛过甚，吐了几大口鲜血晕厥过去了！”

苗映香突然薨逝的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将我震得好一阵晕沉。我只觉胸口一阵剧痛，匆匆忙忙奔到萧统身旁，含泪望向那小内侍。萧统见我步履慌乱，立刻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他眉宇间的欢悦顿时收敛转为忧虑之色，问道：“宫中可有传唤太医入宫侍候？母后母妃可知此事？”

那小内侍道：“数位太医皆在宫中。皇上听说苗昭仪突患病症，起驾前去凝香宫探视。不料未足半个时辰，昭仪娘娘就……奴才已遣人去禀报皇后娘娘与贵嫔娘娘了！”

萧统拉着我的手，向我说道：“紫儿，我们一起去凝香宫。”

我跟随他一起步出殿门，回头反顾时见大殿匾额上题着“云华殿”三字，字迹道劲舒展、潇洒自如，如同行云流水，料想是他亲笔所书。不觉低声问道：“原来这里叫云华殿，是我以后在东宫居住之所吗？”

萧统顺着我的视线看向匾额，轻声纠正道：“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以后每天都会陪着你在云华殿中居住，好吗？”

我心中涌起淡淡的甜蜜感觉，但是思及苗映香之逝，无论如何都无法开心起来。

云华殿外是一大片人工造就的湖泊，湖面上曲径、长廊、浮桥畔皆悬挂着红色的喜庆宫灯。

我四处打量了一番，见那湖心的竹木浮桥竟是云华殿通往东宫其他殿阁的唯一通道。我刚才坐在花轿中进入皇宫后曾经微觉颠簸，应当就是经过这道浮桥之时。云华殿位于东宫南侧，经此湖泊隔离后自成一体，十分幽静，犹如世外桃源一般。

萧统如此设置我的居所，绝非随意为之。

他一定知道我喜欢无拘无束，才会特意将云华殿与外界阻隔起来，让我能够多几分自由、少几分羁绊，尽情快乐地在宫廷中生活。

可是，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宫中恰好出现不祥之事，隆重热烈的喜庆气氛因此而减弱大半，我不能不对我们的未来心生担忧和惶恐。

几名宫人手提羊角避风宫灯在我们前面行走。我见他俊容肃重、沉默不语，心头越





发沉重。那浮桥竹木似乎皆系新制，桥面光滑。我心不在焉地踏上一根圆圆的竹木时，脚下一滑，足踝处传来一缕钻心的痛觉，顿时“啊”地尖叫声。

萧统急忙扶住我，唤道：“紫儿！”

前行宫人闻声迅速转身，纷纷围过来。一名小内侍匆匆问道：“娘娘怎样了？”

萧统一手扶住我，情不自禁地弯腰低头察看我的脚踝。他将我的裙裾掀开一角轻轻按揉，似乎明白了什么，说道：“想必是扭伤了脚，既然如此，你先回云华殿歇着好不好？我去去就回。”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推开他的手忍痛向前走了几步，回眸微笑道：“我能走，一点儿都不疼。”

他默默注视着我，并未坚持让我回去。

我刚刚走到浮桥中央，忽然只觉身体轻飘飘地悬在半空，料定是他不避嫌忌当着众人之面将我抱起，却忍不住顺势搂着他的颈项，娇唤道：“萧郎，你对我如此，倘若让他们看见……你不怕吗？”

他横托着我，轻轻说道：“凝香宫离云华殿尚有一段路程，若是为了怕他们看见让你疼上好一阵，岂非得不偿失？等到了宫门口，我再将你放下来，只要不让父皇看见就好。”

我见他如此坦然，且依恋他的怀抱，于是恬然合上眼眸，安心依偎在他胸前，任他抱着我走出东宫。

离东宫大门尚有数步之遥时，我忽然只觉身上传来芒刺般的奇异感觉，急忙睁开眼睛，立刻看见了一身淡青色宽大宫裙的蔡兰曦。

她虽然身怀六甲，神态依然高贵端庄，定定地注视着我们，一张明丽的玉颜如同暗夜中的宫灯闪烁出耀眼光芒。她的眼神中透出诧异、不解，甚至带着些许幽怨和怨嗔看向萧统和我。

一众宫人急忙拜见她道：“奴婢参见蔡妃娘娘！”

蔡兰曦示意他们站起，眸光紧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起初不知她何意，茫然看向萧统。见蔡兰曦行为如此反常顿时明白过来：今晚我嫁给萧统进入东宫为他的“侧妃”，地位却是比太子妃低许多的“侍妾”，见到东宫正妃后理应按礼仪下跪参拜她。蔡兰曦素来注重礼节，一定十分介意此事。

萧统踌躇了片刻后，将我轻轻放下地，向她说道：“紫儿刚才经过浮桥时不慎扭伤了脚踝，今晚就不必让她行见面大礼了，明日一早我会让她去金华宫拜见你。”



蔡兰曦依然将眸光投向我，轻启朱唇道：“既然殿下有此旨意，臣妾自然依从。只是臣妾有一言不得不说，殿下即使能将文华殿以湖水隔离，却依然是在东宫之内、皇城之中，试问殿下能够时时处处如此庇护着她吗？臣妾面前自然不妨，若是让母后母妃发觉，殿下对她的纵容溺爱反而会害了她！”

萧统神色微变，亦并未与她争执，明眸中显露出怜惜之色，向我轻轻看过来，说道：“兰曦，紫儿她初来东宫，今后一切都要托付与你。宫规礼仪确有定制，如果你担心紫儿会因此娇纵任性不服管束，今晚定要她行大礼参拜你，我决不会阻拦。”

他语气虽温和，却带着淡淡的不悦之意。

蔡兰曦丝毫不惧，轻言细语道：“若是脚伤过重，殿下就不该带她出宫行走。她既然能够支持前行，又何须殿下为她担心？殿下与其事事顺从她的心意，倒不如让她自己抉择。”

他们言辞之间寸步不让，萧统一心护我，蔡兰曦所言却句句有道理。言下之意我若能出东宫，便是脚伤无碍，亦可对她行礼；若是承认自己脚伤过重不拜她亦可，今晚却必定不能陪同萧统前去凝香宫。

我的脚伤虽然疼了一时，我眷恋着萧统怀抱并未动用法术疗治伤痛。见他们因我争执，急忙将淤伤化解，稳稳当当走到蔡兰曦面前，向她福了一福，行礼说道：“妾身谢氏参见娘娘！”

蔡兰曦仪态端庄，凝神对我说道：“免礼。你既然脚上有伤，这几日暂且不必来金华宫问安，你随殿下一起去凝香宫吧。”

我见她免去我晨昏叩拜她之礼仪，似乎仍给了萧统情面，起身道谢后退至萧统身旁。

萧统与蔡兰曦对视一眼后，携起我的手迈步走出东宫大门。

我唯恐他因此事心中不快，急忙分辩道：“我的脚真的不疼了，但是……我刚才也不是故意假装的！”

他不得不停下脚步，眼中神色迷离，凝视着我缓缓道：“我怎会怀疑我的紫儿？我只是担心，以后我会让你为我受委屈，若是如此，我或许不该……”

我心中毫无来由地一阵惶恐，急忙靠近他说：“没关系，不就是多行几次礼叩几次首么？我不在乎这个！你既然已经娶了我，就不能再说不要紫儿了！”

他忍不住将我紧紧搂入怀中，声音微带喜悦道：“我怎么舍得？”

我仰头微笑道：“真的吗？”

他似乎被我的笑容引逗得略有心动，急忙放开我转过眸光，向前疾行一步说道：“我们稍候回云华殿再说……先去见父皇吧！”



第二章



烟含苑树深

我们走到凝香宫前，丁贵嫔一身简妆淡服带着数名侍女随后而至。

萧统见母亲前来，立刻停下脚步拉着我在宫门处站立等候，称道：“儿臣参见母妃。”

他身为太子，虽然对丁贵嫔十分敬重却并未向她行礼。我学着侍女们的样子跪地叩首参拜道：“东宫妾妃谢氏，叩见贵嫔娘娘！”

丁贵嫔亲自伸手将我扶起，眸光打量着我们，轻声向萧统道：“谢妃今日承蒙皇上恩典进宫，我为她准备了一份薄礼，明日一早再交与她。”

萧统神态恭谨答道：“儿臣与紫萱叩谢母妃。”

我们紧跟在丁贵嫔身后进入凝香宫内，数名宫人掩面低声痛哭不止，气氛一片沉闷悲凉。

皇后端坐在一侧凤椅上，脸色十分难看，冷冷地注视着殿中跪立的数名宫人。偏殿中纱帐低垂，隐约可见皇帝仰面躺在御榻上，周围诸多太医、内侍手忙脚乱不停。

我看到郗后脸色的一瞬间，心中油然而生一阵寒意。以前的郗后虽然阴险狠毒，却不似现在这样形诸于外。她看向萧统的眼神寓意深沉，仿佛想将他的心思看透一般，却又带着几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敌意。

萧统与我一起参拜她时，她冷冷地看我一眼，说道：“原来今晚是太子与谢妃合卺之喜的好时辰，本宫倒是忘记了，不曾为你们准备贺仪。若是四皇儿尚在，他一定会提醒本宫给你们送一份贺礼。”

我早知郗后会因萧绩之死迁怒于太子，萧统奉旨假托吏部侍郎谢眺义女之名迎娶我入东宫为妃，能瞒过不知情者，却无法瞒过皇宫诸人的耳目。郗后必定心存怨恨，对我们的冷淡讽刺亦早在我预料之中。





萧统眸光沉静，依然谦恭有礼，说道：“儿臣今夜奉父皇旨意迎娶谢妃，只是东宫小庆，不敢惊动母后。儿臣明日一早必定会携她前去昭阳殿，叩谢母后玉成之恩。”

郗后闻言，嘴角扬起一抹阴昧的笑意，说道：“皇上旨意亦是准太子所请，本宫并不曾替太子玉成过什么，太子何必如此客气。可惜苗昭仪薨逝得不是时候，扰了东宫喜事。皇上情形危急，吉凶尚且难卜。常言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太子来看一看就回东宫去吧，不要误了与新娘子洞房的好时辰！”

我见郗后出言讥刺我们，若是萧统今晚携我同返东宫，一定难逃“重色不孝”的罪名，说道：“殿下仁孝之名传遍天下，妾身虽然初来宫中，亦知百善孝为先。今晚虽是殿下与妾身新婚之夜，妾身愿意留在凝香宫中侍候皇上。”

萧统见我如此说，向郗后道：“父皇病情不稳，儿臣怎敢回宫？儿臣今夜在父皇榻前侍奉汤药，母后不必担忧。”

郗后冷笑一声道：“太子如此仁孝，本宫还担忧什么？本宫年纪大了，精神不济，暂且就先回宫去了。凝香宫中诸事都交与太子处理。苗昭仪暴病薨逝一事，其中只怕另有内情，太子须得彻查清楚，否则皇上面前无法交代。”

萧统坦然应道：“儿臣一定谨遵母后旨意，将此事查明情由，如实禀报父皇母后。”

郗后起身离开后，萧统与丁贵嫔一起进入偏殿内看望皇帝。

我心中惦记着苗映香，顾不得忌讳，拉着一名哭泣的侍女问：“苗姐姐在哪里？”

那侍女止泪摇头道：“今夜是娘娘与太子殿下成婚的好日子，昭仪娘娘才薨逝不久，娘娘不能去！娘娘日后还要为殿下增添皇嗣的，万一冲撞掉了喜气可怎么办？”

我急忙说道：“不要紧，我与苗姐姐是结拜姐妹，她若是在天有灵一定能够庇佑我，怎么会冲撞喜气？你带我去见一见她好吗？我只要看她一眼就好！”

那侍女架不住我百般哀求，终于将我带到后殿中，掀开帷幕道：“娘娘看一眼就走，昭仪娘娘她……”

寝殿帷幕后，昏黄的宫灯明灭摇曳不止。

苗映香静静地躺卧在寝床之上，神态宛若生时，依然娇美动人。我想起那晚灯下偷窥她吟古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情形，却不料闲情雅韵竟成谶语。入宫不过短短半载，这如花年华的美人就撒手人寰，忍不住泪如雨下。

我扑到她床畔握住她冰凉的双手，轻唤道：“苗姐姐，紫萱回来看你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几名侍女见我如此呼唤苗映香，不停地嘤嘤哭泣，其中一名边落泪边道：“昭仪娘

